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八十五編

偵探小說

秘密室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說部叢書

初集各百種

定價二十元
廿八元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冊每冊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冊二分五釐

本報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家分項撰譯情文兼擅并有譯叢筆記文曲

舊小說

六集二十冊

吳曾祺編 上溯漢魏下迄清末
家小說萃其精華都為一編誠藝

新小說

二百餘種另印目錄

倫理政治軍事歷史實業社會科學
冒險滑稽寓言言情神怪各類無

林譯小說

五十種九十七冊

本館前出版之林琴南先生譯述
說茲特彙刊成部俾便購閱

小本小說

一百餘種 每冊

本館為愛讀諸君攜帶便利起見特選
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訂成小本廉價發售

992459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十四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廿九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廿一日再版發行

名 號

登記號

必究



京南昌杭州
雲南澳門香港

書分館

天龍江吉林長春
封成都重慶漢口

書館

街中

北首寶山路
昌路

北首寶山路
昌路

北首寶山路
昌路

街中

德 璋

室

處

祕

偵探
小說
祕密室

目錄

第一節 約但博士屋中之暗殺案

第二節 油手之印

第三節 奇異之語聲

第四節 馬廐中之字跡

第五節 甘來以計遁

第六節 黑衣之女子

第七節 缺指之人

第八節 巴遮之報告

第九節 約但博士之隱事

第十節 暗殺案之結束

秘密室

第一節 約但博士屋中之暗殺案

來克司福警察長韋爾頓。與紐約名偵探尼楷脫。及其夥吉稅脫。自火車站共乘汽車飛馳而去。行次。韋爾頓謂尼曰。余今以相召之故語君。此間出奇案。余雖着手檢查。然絕無證據可得。殊難措手。是以招君來相助。尼曰。請述案情。若有可以爲力之處。必當極力相助。韋乃道其事曰。被戕者爲托乃何得而夫來克司福引槩公司經理人之子也。年約二十五。美丰致。惟不修邊幅。嗜酒好賭。今晨六時。約但博士家之僕人。發現其屍身於廚室中。死者腦壳已破裂。傷痕極闊。似被凶手以火杖所擊者。約但博士得消息後。卽來報余。余已偕從者略往勘視。以毫無頭緒。故招君來。尼曰。屋中人君已徧詰之否。曰然。均謂一無所知。且不知何得而夫何由入屋。余環視四周。見一馬繫廐後夾道中。諒爲何所乘者。此外余於廚室中

見一事。頗動人疑。尼曰。有何疑請詳述之。韋曰。余蒞場時。廚室門尙扁。鑰匙落地。上若自鎖孔中墜下也者。比檢查屍身。見何手中尙握有同樣鑰匙一枚。余力闢其指。方得之。尼曰。此事甚異。宜特別注意。顧此間近來有盜劫案發現否。韋曰。此殆未之前聞。然君以此見詢。余已測得君之意矣。君豈以爲何得而夫行竊耶。余意其人雖不謹。然必不至爲此犯法事。且余徧察約但博士之居。未見有賊人出入之痕。亦無行竊之跡。尼楷脫聞之。心中頗不然其言。蓋黠賊來去。必不肯留痕跡也。乃問曰。約但博士何人。曰。約但博士爲此間鉅富。性極詭異而驕傲。從不與他人相往來。是以人甚異之。尼曰。君何所知而云然。曰。彼來此後。卽興造新居。親自監臨。而工匠人等。均特自支加哥招來。以舊屋居之。王竣後。仍以舟載之返。曰。君知彼之目的何在。曰。此烏乎知。恐亦彼詭異之一端也。尼曰。余料其中必有他故。人未能知之耳。韋續曰。二十年前。其父被戕於老屋中。約但博士以是之故。心中殊不願久居。故新居落成後。彼卽將舊屋拆毀。尼曰。其父以何事被戕。曰。聞爲

庖人所鳩斃。事後方知此備有瘋病。距主人死後不久亦死於瘋人院中。尼問曰。君知此事。與今晨發現之案。能有關係否。曰否。余殊未見有絲毫之關係。余料約但博士之造新居。必以身居舊屋時。憶其父之慘狀。心有所不忍耳。新屋工竣後。余探知有二少年。時暗偵屋之四週。嗣悉此二人爲約但博士出重賞所僱。專令其探此間人對於博士之議論者。曰。君知彼亟亟於此間輿論之故否。韋爾頓笑答曰。不知。惟聞其人精於理化磁電等學。終日不出書室。或謂其從事於祕密之發明。曰。或然。韋又曰。余素知其屋中下層有祕密試驗室。則祕密發明一說。不爲無因。此外實無可疑之事。尼問曰。彼已婚耶。韋曰。已重婚矣。前妻於十餘年前逝世。惟遺一女。名烏拉。年已及笄。貌極豔麗。而性則剛愎。足當豔如桃李。冷若冰霜之評。後母與其年相若。亦美麗。聞二人頗不洽。曰。其後妻何人。韋問曰。君有所疑乎。尼答曰。欲略知其事而已。韋乃曰。約但博士之後妻。名納爾。惟納爾素充看護婦。三年前自紐約來操此業。其時約但博士適患傷寒重症。諸醫束手。乃僱之看

護。以其侍病得法。博士之病。恃以痊愈。博士感之。三月後。即娶爲後妻。曰。彼二人訂婚約。果出於真正之愛情耶。韋曰。世焉有無愛情而訂婚約者。曰。然則女郎之家世。有人知之否。曰。無確知者。尼曰。余意約但博士必知之。料其性情。必不肯娶向所不知之女郎。韋爾頓笑答曰。六十之老人。一見年輕美麗之女子而心醉。亦非異事。彼即有所知。則亦不肯告人矣。密昔司約但。人確豔麗絕倫。爲平常所罕見。曰。彼習於社會交際乎。曰。交際場中罕見其足跡。暇常家居。極守婦道。惟極愛烏克蘭台之居屋耳。尼至是心有所觸。無心再聽。即止之曰。韋爾頓車至彼間雜貨鋪前請稍停。彼處有公用電話。余欲與余夥語數分鐘可乎。韋爾頓聞言甚異之。然亦不相阻。立止車。

尼楷脫聆韋之語。知此案極難措手。且心有所疑。乃以電話致其夥巴遮加文。囑往查納爾之家世。并令其至來克司福警察署報告。事畢。重登車。亦不以其故告韋。車仍前進。約里許。至路盡轉灣處。已望見約但博士之居屋。崇樓傑閣。金碧輝

煌。屋之正面有門樓。兩旁有深廊。屋址甚高。離街約五十碼。前有草地。徧植花木。有石路自大門至廊下。又自屋旁拆至後面廡前。尼在車中。一一默識。覺其處頗不荒蕪寂寞。以性情乖僻之約。但博士居此殊不相合。車抵屋前。韋爾頓指立廊下之人曰。渠卽約但博士之汽車司機人也。尼旁顧。見其人約中年。身高六尺餘。尖頰海口闊眉隆準。植立不微曲。狀甚英偉。聞汽車聲。返身注視尼等不已。尼默視其人。疑念頓起。覺是人之狀貌氣概。頗不似司機人。

第二節 油手之印

警察長韋爾頓及尼楷脫等。方自車躍下。約但博士已啓餐室之旁門出迎。尼見其瘦而多筋。髮甚稀。作花白色。尙未留鬚。眼小而深。目光銳利。顯係詭異多疑者。韋爾頓自階上急介紹尼等於博士。握手禮。博士色甚冷。峭言曰。警察長韋爾頓君。力勸余召君。余頗以韋君之不敢任此案爲異。君來亦甚佳。望君立能白此事。則幸甚。以余之理想。僅有一說。足以解釋此疑案。尼曰。余當極力爲之。請先

述君之所見。博士曰。尼楷脫君。其事甚明顯。屋中人於事前一無所知。則案必劫賊所爲矣。曰。君意何得而夫欲行劫耶。曰。何得而夫近來名譽甚不佳。彼或卽賊黨之一也。曰。然則何以解釋其被戕事。博士答曰。賊黨入室後。或誤以爲屋中人而戕之。事後方知之。故未及畢事畏罪而逃耳。此外余殊未知有他故。尼聞言點首者再。答曰。此說頗切案情。博士曰。君言此余甚慰。曰。慰耶。曰。君豈不知余驚惶無似而望案之速破耶。曰。然乎。余知之矣。余當先往檢查。再定進行之策。約但博士聞言。返身引導。尼行時。回顧司機人見仍立廊下。未稍動。若靜聽各人之言者。尼等入屋。經前廳。遇二婦人。韋爾頓指示尼謂其一爲約但博士之夫人。其一卽繼女烏拉也。尼視二人貌均豔麗。同出一家。殊爲難得。約但夫人肌膚瑩白。兩頰現桃花色。甚可愛。髮如金絲。兩眼現蔚藍色。一望而知其爲性情剛愎之人。烏拉膚色稍黯。眼亦黑色。狀如西班牙之貴族女。深情流露。見者神迷。二人年相若。身量亦無高下。是時面容均失色。狀甚不寧。雖強自鎮定。然目光閃動。注視尼等不

已。尼辦案甚多。閱歷頗深。一見此狀。大有所感覺。約但夫婦及其女。於此案之真相。必有所知。然知彼等必有他故。不肯直道。故略不詰問。惟俟韋爾頓介紹後。微握手即前行。穿前廳而至廚室。將及門。見僕婦三人。共立弄次。均露驚惶色。且時時悚然竊昵。二偵探。尼不顧逕入廚室。二警察已守其中。一立階前。一坐室內案側。尼四顧見竈中是日尚未舉火。返身問韋。方知約但博士特令僕人不得出入。以待偵探來勸視也。尼方欲偃身察死者。忽覺窗外石路上有一身體偉大之人影。現於眼簾。急仰視。則見司機人已貯立階前。尼注視之。亦不現懼色。乃問曰。少年爾何人。其人答曰。余即約但博士所僱之司機人名愛德華甘來。曰。適見立廊下者。非爾耶。曰然也。余未知先生已見余。曰。何爲來此。甘來曰。來俟先生之命令。恐有事差遺。故至此相待。尼又問曰。何人所命者。甘來冷然答曰。屋主婦約但夫人所命。然余之來尙自有故。曰。何故耶。甘來曰。好奇耳。余欲知先生將從何著手也。尼晒曰。甘來君聽我一言。慎勿行太過。致嫌疑將集爾身。甘來亦微哂作不屑。

狀。答曰。余坦然何懼人疑。先生僅能作此等語。則不如閉戶不出之爲愈也。尼自初見甘來之狀。心有所疑。故此時有意作此數語。然亦至是而止。不再續其詞。返身至屍次。見死者足套長筒靴。著黑色騎馬衣。內未襯馬甲。露腰間皮帶。衣袋中有褐色手套一雙。面上滿染血迹。至是已凝結。細檢其首。則額骨已破。尼自思其人死已久。凶手顯自面前下擊。故傷在額上。尼又見凶手所用之火杖。擲地席上。以用力太大。致已微曲。尼細檢死者衣袋中。惟零星小物。無足輕重者。乃向韋爾頓索何所握之鑰匙。試入鎖孔。果適吻合。惟室中既無爭鬪之痕跡。亦無從知凶手之形狀。其來蹤去跡。均茫然無所見。尼楷脫乃止。而謂韋爾頓曰。君請少待。余往一視屋之四週行即返。韋諾之。尼遂與去。仍返前廳。見僕人已離前立處。約但博士及其妻女亦已不見。四顧竟無人在。尼返顧問吉曰。爾見彼等何往。曰不知。惟見約但博士於數分鐘前離廚室。尼曰。甚佳。余可密察。不致爲人所見矣。曰。君於彼等。亦有疑耶。尼低聲答曰。余一蒞此間。彼即亟亟以案情之解釋語余。中必

有故。余以彼目光銳利。而吐詞冷峭。知詢之無益。故亦不細問。且以司機者在旁竊聽。是以僞若應之而已。曰。果爾則君於此案有所得否。尼曰。此事似爲女子所爲。殊非韋爾頓之所能料。若竟無外來之痕跡。則此著可以無疑。爾細往一察彼間窗戶。余則往視書室中。爾亦可至彼處覓余。吉楷脫急應而去。一一細視。殊無賊人掩入之蹤跡。乃至書室。見尼方踞牆角保險箱前。以顯微鏡驗箱門。吉乃作簡語報告曰。一無所得。尼曰。勿聲。試視此間有痕跡在。吉受鏡略視。低聲曰。鎖孔之側有劃痕。曰然。吉又曰。君踞此曾以手按箱門否。曰。未也。吉曰。此處有油手印。余初以爲君汗手所按而致。曰。余亦見之。曰。然則必有以沾油之手。按此箱門者矣。手形似較大於約但博士者。尼曰。稍側爾身。再細視。使日光照其上。跡當愈顯。印爲左手所按。觀指印之大。可知其手必甚肥。試觀其中指已殘缺。吉呼曰。然。自此處觀之。更明顯矣。尼曰。試再視之所劃痕跡尙新。度其方向自鎖孔之下一按。始直向前廳一面去。此宜注意。曰。何故耶。尼答曰。余見此。卽能約略言賊人當

時之情狀。賊人必踞箱前。以一手按箱門。而一手持鑽。方在細視。若此時忽聞前廳有足音。則其勢若何。吉恍然曰。余悉其意矣。尼曰。賊人聞聲必亟起立。向前窺視。而手持之鑽。卽無意中劃箱門而留此跡矣。曰。或然。十不出八九。君言必有中。尼答曰。然此尙不足爲硬證。蓋此外未見有進出之痕跡。毯上無油跡。且無泥足印。事甚不可解。言訖注視地下。忽呼曰。此處尙有物在。乃僵身自箱前毯上。拾玳瑁帽針一枚。色如琥珀。尼細視之曰。此密昔司約但物也。吉辯曰。約但夫人髮黑色。烏用此。爲此或好粧飾之僕婦所用者耳。尼笑曰。僕婦豈有用如此貴物者。試一視約但夫人頭上所插者。卽可證此事。或往其室一檢可耳。然亟宜知此針何時墜此者。吉曰。地毯新近似曾灑掃者。尼曰。針之墜於毯上。亦非異事。惟以適在此箱前。爲可異耳。曰。或昨晚啓箱時所墜者。尼答曰。余決此必另有人爲之。余等毋須多費時。爾可折至屋外。察四週。試觀有所得否。行時當隨地注意司機人之舉動。余則往內室一觀也。

第三節 奇異之語聲

尼楷脫離書室後。卽由前廳上樓。四週杳無人聲。惟陽光自窗照入。室中地板上光亮無常。各室之門。均大啓。惟一室獨扃。疑心陡起。亟趨前以首倚門而竊聽。冀約但博士等或卽在其中議論暗殺案事。而藉得要領。聽久久室中乃無聲。尼卽蹲身就鎖孔而窺。約略見室中景狀。自思曰。此爲內室。豈卽烏拉約但所居耶。尼卽植身微扣門。中無應者。輕推之。幸未鎖。遂掩步入室。見其中陳設極華麗。各物似晨起後已經整理然者。故毫無雜亂之狀。火爐架上置明信片數紙。上均書烏拉約但名。乃知爲其臥室無疑。尼四顧無異跡。頗失意。俄瞥見絨線披肩攤窗前椅背上。若特以曬晾者。以手撫之。果尙潮濕。頓憶昨夜之大霧。露滴如雨。喜曰。女郎昨夜必曾外出矣。不衣大衣。則其行必不遠。彼究何往。有何要事。致冒陰雨而出。此事亟宜證實之。乃啓牆次更衣室之門入視。見鞋數雙。置地板上。一一取視。果得其昨夜所著者。鞋有花邊。底猶潮濕未乾。中凹處黏橡樹葉一片。尼乃行至

窗前外。望四週花樹。見後場馬廐側。果有橡樹一株。異常高大。枝幹四伸。尼自忖曰。女郎必曾至彼處。否則何從黏此葉。何得而夫之馬。適亦繫其處。女郎豈前往赴約乎。彼二人。豈情人乎。若是則何得而夫有同樣之匙。俾得自由出入。亦自有由。然則何以竟被戕。而書室中保險箱上之痕跡。又何從來手印。似非何得而夫所留者。帽針亦非烏拉者。且此女亦非似助賊黨而謀其父之人。此數節均於事實不符。恐非另尋樞紐。不能明也。尼搖首不能決。仍以鞋返置原處。毫不露移動之痕跡。卽出室。鶴步向前面二室去。尼見其一爲待客之寢室。百葉窗及窗簾均下垂。知非常有人來居者。其一爲陳設華麗之臥室。四壁均油漆。色甚豔。其中最爲尼楷脫所注意者。爲粧臺上之盤。中有帽針數枚。式與尼所拾得無二。尼決爲約但夫人之室。乃悄然入。室中亦無人。心甚欣喜。以爲可乘此機一偵。乃極已所能。四面察視。見其鄰爲約但博士之室。心知夫婦必異室而居。諒無人在。擬先往一視。入其中。陳設較樸質。牆色亦略黯。壁之四週有複板。高約四尺。板上凸處。均

鑲料珠。狀甚奇異。室中除尋常木器臥榻外。有高大書櫥一架。植立牆角。其側有臥椅。旁有擱架。上置鉛筆數枝。扯簿一本。尼見此景。憶約但博士有乖僻之說。自語曰。博士夜讀。必甚遲。豈彼有失腫症耶。如果有之。則何所致之有他故乎。豈彼有所懼乎。抑心有所恐。方致有乖張之性情乎。尼思至此。忽有所觸。急靜心細聽。聞有奇異之低語聲曰。事已無從爲力。余不願再言之。尼急返身四顧。然不見有人影。又望納爾之室。亦無所見。自語曰。噫。奇哉。余豈誤聽耶。尼不能自信。乃徧覓於隱處。若櫥後椅下窗外內室等。然竟杳然。詫異不止。殊不能解此怪事。徒呼怪哉。怪哉而已。徧視時聲已靜。俄又聞之曰。余不願再與爾言。爾已出言不承。然除爾手。豈有他人能殺之。余決不信。亦不能信。從此余亦不言矣。至此略頓。續曰。爾自留意。勿暴此隱足矣。卽目前爾亦太不慎。豈忘尼楷脫在此耶。彼之來甚可懼。此事隨時均可發現。噫。余不願再言矣。此非其地。亦非其時。速離余。去——去。去。語至此。聲又止。其怪異莫可名狀。爲生平所未聞。音甚微。若耳語。然亦不類。又非

似遠處所發之語聲。不能定其來處之方向。其聲正如室內空氣中驟然發出者。尼生平不信神怪。且不信順風耳之說。而鬼屋等異事。亦所不屑言。惟力主凡事必有其因之理。故是時聞此怪聲。決其必由近處傳來。乃急離室躍出。至夾弄。欲一視語聲中所揮去者爲誰。然四無人跡。各室中亦然。而烏拉約但之臥室門。亦仍堅閉如其離時。尼略不俄延。亦不扣門。逕自啓戶入。見烏拉約但已在室中。見尼入。色驟變。驚惶無似。惟極力自持作鎮靜態。憤怒曰。楷脫君。何爲入我私室。尼以不便明告其故。乃舉手略指窗櫺曰。余欲一察室中之窗戶。他處余已徧及矣。若此重案。殊不應有遺漏處也。女郎適與何人相語耶。烏拉怒視問曰。相語耶。曰。然。曰。君何時聞之。曰。余未入此室前。烏拉曰。余何曾與人語。尼曰。余若聞女郎之聲。故作此問。曰。君誤矣。君至時。余亦方入此室也。曰。然則何以未見女郎經夾弄。烏拉指旁門曰。此亦不奇。余自洋檯上由此門入。故君未見耳。是時烏拉色已復昂然答所問。且微哂作不屑狀。尼確知彼謊言。然以尙未得有確證。故不與之辯。